口述舌尖乡愁

偷桃记



□ 王西广

村里人常说，青瓜绿枣，谁见谁咬。意思是，见了青瓜绿枣谁都可以伸手去摘、张口去吃，这并不为过。桃，属于青瓜绿枣一类，自然可以伸手去摘了，偷桃自然也算不上“偷”了。

我从小就不机灵，在村里连小毛贼也算不上。如今留在记忆里偷桃的故事也仅三个。最早的一次是上小学二年级时，在村东围子墙外的宁家桃行里。虽然桃行早已归公，但因为原来是宁家的，村里人还是习惯叫“宁家桃行”。桃行不大，大概有二三十棵桃树。看桃的人姓刘，外号“刘胡子”。他个子不高、瘦巴巴的，当时有五六十岁，经常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这天上午，我和同学周义德去偷桃，我们出了村口“东豁”，向南一拐到了桃行。这时的桃子尚未长成，绿绿的，浑身是毛，清淡寡味儿。可是，我们这个年龄的小学生哪管桃子熟不熟、好吃不好吃。这儿的桃树全是离地就分杈。爬到树上摘桃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只是心里忐忑不安，眼睛不断朝外边路上张望。正是吃午饭的时间，路上没有过往的行人，附近田野里也没有劳作的人，四下里静悄悄的。很快，我们就放松了警惕。我正瞅着树上的两个桃子，比较着大小，思忖着对哪个下手，突然路上传来一声吼：“都给我下来！”我一看，刘胡子把车子停在南边路上，正朝我们大步走来。我急忙大喊：“刘胡子来啦！”喊罢，跳下树来，越过桃行边的浅沟矮坎，跑到了路上。周义德自然也不敢耽搁。从“东豁”村口拐进村子是东坑，坑里有水，坑北沿儿的路十分狭窄，我们两个争先恐后地往前跑，有时会碰撞到一起。刘胡子骑着破自行车在后面紧追不放，一面追，一面喊着要我们站住。我们哪会停下来老老实实受罚，他越高声喊“站住”，我们越是拼命地往前跑，犹如被猎狗追赶的兔子般惊恐万分。尽管我俩都累得气喘吁吁，心咚咚猛跳，却不敢松一口气、停停脚，更不敢说一句话。过了东坑沿儿是两条胡同，一条向西，一条向北。我跑向西边的胡同，周义德跑进了北边的胡同。跑了几步，我发觉后边没有刘胡子追来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知道，刘胡子没有追我，肯定是追周义德去了。但是，我的脚步还是没敢停下来。

我一溜烟地跑回了家，向母亲讲了这次偷桃历险记，然后躲进厨房里，用笤帚扫净桃子上的毛，准备品尝胜利果实。不一会儿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刘胡子吵吵嚷嚷的声音。原来是刘胡子来告状了。母亲说，孩子还没进家，等回来我饶不了他！刘胡子进屋看了看，没找到我，只好推着自行车走了。刘胡子走了，我和哥哥吃起桃子来。桃子除了一股青涩味儿，一点甜味儿也没有，桃仁儿软软的、白白的，一掐就冒水。桃子虽然不好吃，却是自己冒险所得，我心里有种历险后的庆幸和欣喜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周义德被刘胡子堵在一处废园子里，屁股上挨了鞋底，供出了我这个同伙。

读五年级时，我们去了邻村朱庄完小，成了走读生。那时宁家桃行已经没了，桃树也被刨掉了。去朱庄的路边还有一片桃行，离村子不远，长达二三百米。去外村读书起得早，天刚蒙蒙亮就要去上学，天天从这片桃行旁经过。五月末，树上的桃子开始青里泛白，桃嘴处已见红晕，好像用毛笔点了一个红点，或随意抹了一下。这些日渐饱满的桃子不仅外表好看，还散发着诱人的气味儿，我们天天经过桃行，哪能无动于衷呢？于是，某一天有了一个偷桃的计划。这天，我们三个同学比平时起得更早。有钱难买黎明觉，黎明时分看桃的人睡得正香。从他们的草垫子旁经过时，我们瞄了他们一眼，听着鼾声，谁也不敢吭声，轻手轻脚，生怕将他们惊醒。等快走到通往朱庄的大路时，我们看看身后没有人，便拐进了桃行。那时，我们自带干粮，每人背着一个粗布缝的干粮袋，里面放着两个饼子和一块咸菜，摘了桃子就放进干粮袋里。很快，我们满载而归，从桃行回到了路上。可还没走几步，后面就传来了喊声。回头一看，是看桃的李丙文大步流星地追上来了。他三十来岁，长得又高又瘦，两腿老长，这时我们根本逃不掉。于是小声商量了一下，站住不动，佯装没事的样子，却都是提心吊胆，紧张得要命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了我们跟前。他瞥一眼我们的干粮袋，问：“你们布袋里是什么？”一个回答：“干粮。”他说：“我看看。”我赶紧上前，主动扯开干粮袋口让他看，他看到里面果然有几个饼子，说：“没事，你们走吧！”我们赶紧溜之大吉。

其实，两个同学的干粮都放在了我的干粮袋里，他俩的干粮袋里装的才是桃子。一场虚惊，化险为夷，我们没被当场捉赃，过了好大会儿心跳才恢复正常。这次若是人赃俱获，八成要受皮肉之苦。一路上，我们庆幸这次侥幸逃脱，吃着桃子，笑看桃人傻，只查了一个干粮袋。多年后我想，那次未必是看桃人傻，没有挨个检查干粮袋，说不定人家是有意放我们一马呢！

在村里上初中时，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霏霏细雨飘洒着。忽然，邻居李三的声音隔墙传来。我出了屋子，走向厕所，隔着墙头问他喊我干什么。他问：“跟我偷桃去吧？”我思忖一下同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在大街上见了面，然后就朝村外的桃行走去。出门时，我顺手拿了一个深蓝色的小包袱。细雨蒙蒙，夜色漆黑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我问他：“这会儿这么黑，能看见桃吗？”李三嘿嘿笑着回答：“看不见，不会摸呀！”到了桃行，桃树黑乎乎的一团，一个桃子也看不见。李三在树下瞎摸，我学他的样子也朝树上瞎摸，摸着一个算一个。这样的雨天，漆黑的夜色把整个世界都吞没了，除了飒飒雨声，没有别的声音。不过，做贼的心虚，我还是有些紧张，尽量放轻动作，唯恐惊动了看桃人。黑暗中，桃子好像躲藏起来了，我摸到的总是桃树叶子，费了好大劲才摸到一个桃子。这时的桃子只有乒乓球般大小，离成熟还早着呢。黑暗中这样瞎摸收获甚微，我摸了半天才摸了五六个桃子，来时的兴致已减了大半。这时，大概李三也有些失望，问我回去吗，我说回去呗，我们就提着战利品往回走了。回到家，我的头发淋湿了，脸上淌着雨水，衣服也快湿透了，虽然不是空手而回，但心里却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。

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在故乡偷桃的日子离我愈来愈远，现在吃的桃子全是买来的，一买一堆。儿子小时候，我曾把偷桃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儿子听罢笑着大呼：“俺爹小时候是小偷！”我笑而不语，知道儿子这一代已经无缘体验农家孩子“偷”的惊险与快乐了。有一年秋天，我见徒骇河岸让人观赏的毛桃树上桃子熟了，喜鹊正在树上啄食，便回家拿了根竹竿，在竹竿上绑个铁丝钩子，带着六岁的孙女到河岸够桃子。桃子不大，却甜，孙女喜欢吃，我也喜欢吃，每够下一个完好的桃子我和孙女都会喜不自禁。摘桃有感，还曾写了一首顺口溜，名为《河边毛桃树》，照抄如下，愿博读者一笑：

河边毛桃树，桃子无人理。
欣然采食之，堪与佳果比。
贱贵由俗定，君子勿介意。
万物皆如斯，何须常叹气！

白菜滋味长

□ 耿仁国

小雪节气到了，又到了收获白菜的季节。乡下的表弟给我送来了几棵家乡的大白菜，不由得又勾起了我那无尽的遐思。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故乡，看到了乡亲们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，听到了儿时伙伴的欢声笑语。

我的家乡在鲁西平原，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，孕育了无数质朴勤劳的乡亲，也承载着我童年的记忆。大白菜是我们这儿比较普通的一种蔬菜，除了菜园里大量种植，人们也在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进行小片栽种。因为它不挑土壤，无论是肥田沃土，还是贫瘠土壤都能生长，所以备受乡亲们喜爱。

农谚云：“头伏萝卜二伏芥，三伏天里栽白菜”“小雪就收，不收就丢”，这些简洁而生动的语言，精准地概括了白菜的生长习性。

三伏天里，骄阳似火，乡亲们在田间地头、河坡闲地平整出一畦土地，播撒下白菜种子。在暑热的天气里，一棵棵白菜幼苗破土而出，嫩绿的幼芽像一颗颗晶莹的翡翠，又像蓝天上的繁星。

不几天，幼苗便可以移栽了。拣壮苗移栽完成后，需要大水浇灌，为幼苗提供充足的水分，帮助它们在新的环境里扎根生长。为了防止生虫，乡亲们每天早晚还要用干净的水浇白菜心，像照顾婴儿一样精心呵护着这些嫩苗。

随着天气渐渐转凉，大白菜迎来了飞速生长的时期。不惧寒风吹，不怕寒霜打，它们在凉意渐深的气候中默默生长，到小雪节气，已然葳蕤成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。放眼望去，菜地里一片翠绿，一棵棵大白菜整齐地排列着，彰显着生命的活力与生机。

立冬过后，小雪之前，便是白菜的收获季节。这个时候，乡亲们手持砍刀，小心翼翼地将白菜从地里砍下，然后整齐地码放起来。乡亲们把白菜收获回家后，一时卖不掉，便储存起来越冬过年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家院子里挖一条深一米、宽半米至一米的壕沟，把白菜挤挤挨挨地排列进去，再用松软的土盖上；吃的时候扒开土，取出一棵，再盖好，如此反复，既能完好保存白菜，又能随吃随取，新鲜如初。

小时候，最好吃的菜莫过于白菜炒豆腐。将白菜切成小块，豆腐切成方丁，放入热锅中翻炒。白菜的翠绿与豆腐的洁白相互映衬，仿佛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随着不断翻炒，奇香扑鼻而来，在当时啃窝头就老咸菜的艰苦岁月里，这道菜成了我儿时最难忘的记忆。那时，春节期间招待客人，家里没有什么稀罕菜，无非就是萝卜粉条、白菜豆腐，或者用盐和酱油调一个白菜心——夹起一片晶莹如玉的白菜心放入口中，清爽的口感瞬间叫人食欲大增；如果条件稍好一些，再配上猪脸、下货丝，那简直就是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这些普通却可口的饭菜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屋子里，那是平凡生活中最珍贵的幸福……

千百年来，白菜可谓雅俗共赏。作为一种蔬菜，老百姓喜爱它，因为它是居家过日子的一部分；文人雅士喜欢它，是因为它色泽鲜亮——剥去宽厚青翠的大叶，便露出绿中透白、白中攒绿、温润如玉的白菜心，叫人赏心悦目；达官显贵喜爱它，则是因为它有“百财”的寓意。

白菜，不仅仅是一种蔬菜，更是我对家乡、对童年深深眷恋的寄托。它承载着过去的记忆，连接着故乡的土地与亲情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这份对白菜的偏爱，都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部分。